



江苏文化艺术丛书

我与话剧

周特生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我与话剧

周特生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007

我与话剧

作者：周特生

编辑：江苏文化艺术丛书编辑部

(南京青岛路1号 邮政编码：210008)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印刷者：83470部队印刷厂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3

字数：17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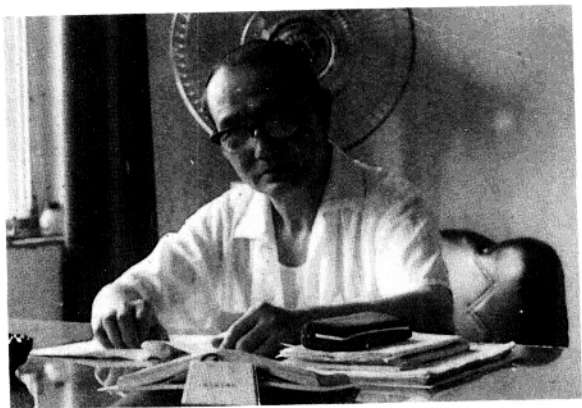
199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399—6/I·380

定 价：3.5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摄于1989年

周特生

前 言

2/23

江苏素称“人文荟萃”之地，也是一个戏剧大省。历史上，江苏的戏剧艺术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产生过很多杰出的剧作家、表演艺术家、戏剧评论家和其他方面的优秀人才。他们所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所撰写的对戏剧艺术的精辟论述，以及经过长期演出实践凝聚起艺术结晶，经前人整理、保存，代代相传，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今天，江苏的戏剧队伍在全省的文化艺术队伍中仍占有重要位置，拥有不少在全国乃至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著名剧作家、表演艺术家、戏剧评论家、导演艺术家以及音乐设计、舞美设计等方面的专家。他们在剧坛艺苑刻苦耕耘，以自己的智慧、汗水和心血，浇培出朵朵引人瞩目的鲜花，装点起戏剧界姹紫嫣红的春天；他们在漫长而艰辛的艺术创造和艺术实践道路上，为本剧种，也为自己，竖起了一座座新的里程碑。他们将自己的青春乃至毕生精力献给了戏剧事业，献给了酷爱戏剧艺术的广大人民。

他们创造的精神文化财富弥足珍贵。为了使这些宝贵的财富能够保留下来，这些年，省文化艺术研究所和省艺术档案馆已陆续将部分著名表演艺术家的代表性剧目摄制成录像

资料，这项工作将继续做下去。但仅有录像资料还难以将表演艺术家的艺术实践结晶完整地、系统地表述清楚。他们在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上艰辛跋涉的历程，更难以通过录像详加阐述。而这些，对于全面了解一个著名表演艺术家的经历与造诣，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剧作家创作的剧本，导演、音乐、舞美等方面专家二度创作的剧目，有的固然可以将舞台演出录像保存，但有不少剧目已不再上演，有的已散于各地，有必要分别选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和文稿结集保存。对于戏剧评论家所发表的一些立论准确，见解精辟，对振兴我省戏剧事业确有指导与促进作用的论述，自然也具有结集保存的价值。

为此，江苏省文化艺术丛书编委会计划编辑、出版一套《江苏文化艺术丛书》，暂定我省著名剧作家、表演艺术家及其他方面的代表性人物若干人，每人一册。《丛书》的内容既要有纪实性，也要有可读性；既要有审美价值，也要有研究价值。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对列入选题的我省戏剧界著名人士固然可以带来一些慰藉，对我省广大戏剧工作者也将起到一定的激励与鼓舞作用。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艺术结晶相继脱稿付梓，既可应用于当代，也将流传于后世，对振兴与繁荣我省的戏剧事业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编辑出版《文化艺术丛书》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限于人力和财力，困难很多。对于热忱关注并切实支持这项工作的机关、团体、部门和个人，特别是承担这套《丛书》出版的江苏文艺出版社，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们当以戏剧界前辈、专家们勇于献身戏剧事业的精神为榜样，知难而上，奋力进取，以求得这项计划的逐一落实。

目 录

编剧与导演

——序《我与话剧》

陈白尘〔 1 〕

我与话剧（自传）

- | | |
|--------------|---------|
| 一 难忘的童年与初中岁月 | 〔 7 〕 |
| 二 投入革命的洪流 | 〔 14 〕 |
| 三 红色的染缸 | 〔 26 〕 |
| 四 世途多舛 | 〔 35 〕 |
| 五 又回到斗争的第一线 | 〔 48 〕 |
| 六 南冠一曲 | 〔 59 〕 |
| 七 迎接解放 | 〔 72 〕 |
| 八 挫折 | 〔 80 〕 |
| 九 不平坦的路 | 〔 93 〕 |
| 十 跨入历史的新时代 | 〔 103 〕 |

论著与导演计划

- | | |
|--------------|---------|
| ✓ 从一度创作到二度创作 | 〔 113 〕 |
|--------------|---------|

√二度创作中的导演艺术	[127]
√二度创作中的演员艺术	[159]
√二度创作中的舞台美术	[174]
√关于排演	[181]
√行动·动作·最高任务一解	
——关于导演理论的若干思考	[188]
√《阿Q正传》导演计划	[196]

附 录

往事与思考

——记周特生	李天济 [218]
从“青年民主社”到“渣滓洞”出狱	
——和特生在一起的日子	冯克熙 [224]
艺术家·战斗者	
——《我与话剧》感言	刘 川 [228]
√“活生生的真实，活生生的人”	
——评周特生的导演艺术	李培健 [233]
贺信	仲秋元 [245]

编剧与导演

——序《我与话剧》

陈白尘

我没当过导演，不懂得导演这一门学问。

但我是个剧作家，不能不和导演打交道。近半个世纪来，特别是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间，当时老一辈和同辈的名导演，几乎都有过交往，前辈如洪深（洪深）、熊佛（熊佛）、甚至业师田汉（田汉）都为奖掖后进，导演或挂名导演过我的剧作；同辈如应云卫、陈鲤庭、贺绿汀诸兄以及师兄郑君里合作得更多。此外，当代名公还可以举出一长串来。剧作者和导演也可以说是一对“欢喜冤家”，他们时常争吵，但又谁也离不开谁，正如秤杆之与秤砣。剧本没有导演的再创造，无从与观众见面；导演没有剧本也无从再创造。我和前辈及同辈诸导演，也不免有所争吵，但合作得还是很好，甚至成为生死之交。这是因为：从大局说，我们在同一阵营里，以艺术为武器和敌人作斗争，勇于求同存异，获得统一；从个人说，彼此能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也易于达到和谐。这种统一与和谐，不仅表现为编导间的友谊，也体现为一个时代戏剧艺术的繁荣。四十年代话剧之所以昌盛，不能说与编导间这种关系无关。

建国以后，我实际上“转业”了，与导演的来往绝少。三十年以后，我不甘寂寞，写出两个剧本，才与导演们又打

上交道。其中，由于同在南京，与《阿Q正传》的导演周特生同志接触得特别频繁，使我又重温了四十年代编导间那种和谐的友谊。

特生同志是熊佛西先生的高足，1940年我们在四川省立剧校就相识。1946年春，中华剧艺社与现代戏剧学会共同演出《升官图》于重庆，特生便是现代戏剧学会核心人物之一。中华剧艺社以及因抗战而入川的戏剧电影界人物都复员东下了，特生和屈楚诸同志遂以现代戏剧学会（后来由于演出，又挂上“新中国剧社”之名。但与转战桂林的“新中国剧社”不是一家）为据点，坚守进步戏剧阵地，艰苦奋斗，演出不少戏。1947年终于遭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与屈楚同志被囚于中美合作所。解放后，天南地北，很少见面，只知道他们在干导演。1966年我被贬金陵，但席不暇暖又揪回原单位去了。1973年被恩准返宁养病，“闭门思过”，这才和特生又有了交往。1978年，写出《大风歌》，我与特生曾希图合作，但由于省里某些人口惠而实不至，并不真心演出，在江苏遂成泡影。直到1981年，时易境迁，而且托鲁迅先生之福，才得和特生第一次合作，他导演了我的改编本《阿Q正传》。

这次合作，编导之间不仅很和谐，而且使我感到很大的愉快。他使鲁迅先生原著的精神得以较完美的形式重现于舞台之上，也使鲁迅先生生前对这部名著搬上舞台后所有的担心和疑虑都不复存在！更使我理解到特生三十年来虽然也历尽坎坷，但在导演艺术上造诣之深，远出我的想像！

回想起来，也不足怪。特生是在四十年代诸位导演名家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他特别服膺当年青年天才导演贺孟斧同志的导演艺术；而贺孟斧是我第一个大型剧本《金田

村》的第一位导演！而他的导演正是鼓舞我以后专事戏剧创作的一个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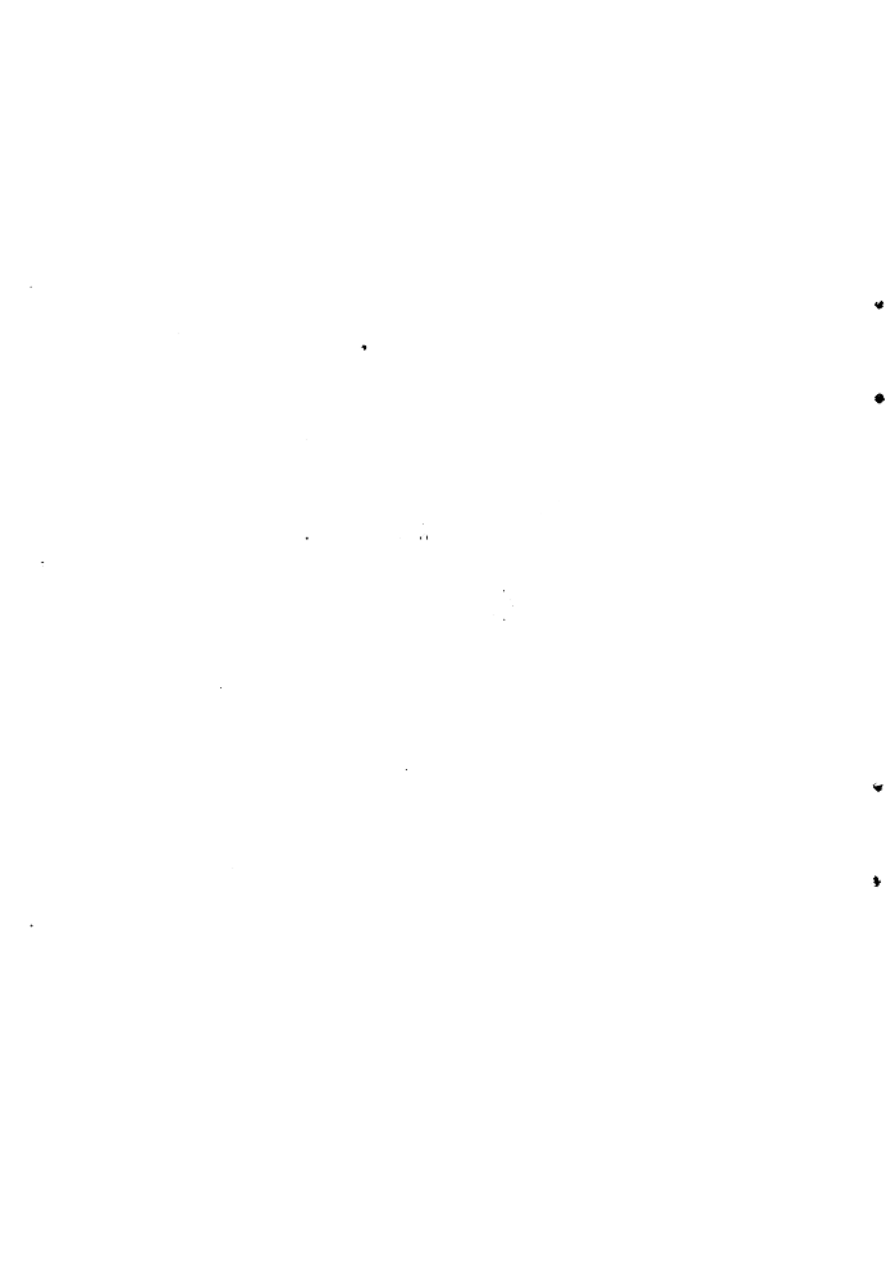
最近，特生以他四十多年从事导演的经历和心得，写成这本《我与话剧》，要我写篇序。翻阅一过，觉得它比那些所谓《导演论》之类的“巨著”徒尚空谈者，更有所获。我想，它对青年导演以及有志于戏剧导演者是一本有益之作！故乐于写下这一段空谈，其实是称不得序的。

人，是許多種不同的，在河兩岸的樹面，！幾聲鳥一飛過《林
：！向午一兩分

人，是許多種不同的，在河兩岸的樹面，！幾聲鳥一飛過《林
：！向午一兩分
人，是許多種不同的，在河兩岸的樹面，！幾聲鳥一飛過《林
：！向午一兩分
人，是許多種不同的，在河兩岸的樹面，！幾聲鳥一飛過《林
：！向午一兩分

我与话剧

(自传)



一 难忘的童年与初中岁月

1918年，我出生于四川重庆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但祖籍却是湖北麻城。远在清朝咸丰年间，我爷爷孤身一人从湖北来到重庆，靠做小生意发了财，才在重庆安了家。我父亲周健堂，是爷爷的独生子，而我又是父亲年过四十才养的独苗。我的降生，给这个三代单传的小康人家带来了莫大的欢欣和希望，而我也就从小生活在娇生惯养之中。

我四岁那年，父亲因感于世道日艰，生意难做，遂决定退休养老。于是他花了差不多平生积蓄的一半，在离重庆三十里的龙隐镇（即磁器口）附近买了一所大院，举家迁来定居。这所大院，位于离市镇一里之遥的一座小山岗的半腰。小山岗上松林密布，郁郁葱葱。与山坡上的松林相隔，筑有方圆半里长的大围墙，墙内即我家后园。园内有花有果，生机盎然。大门面对歌乐山，山上林木丰茂，风景宜人，山中古刹的晨钟暮鼓，朝夕相闻。大门内庭院深深，有住房数十来间，十分宽敞。我们一家就生活在这恬静优美的环境之中。操劳了大半辈子的父亲对此十分满意，十分怡然自得；而作为全家小宝贝的我，也就在这儿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并上了几年家塾，学了一些《三字经》、《百家姓》和“诗云”“子曰”。

然而好景不常，就在我12岁那年，一支军阀队伍看上了

我家的深宅大院。先是开进一连人马，闹得鸡犬不宁，打靶时炮弹把厅堂的正梁都打断了；后来又强行征用我家大院作弹药库，要我家限期搬出。父亲遭此横祸，精神崩溃，一病不起，不到半年就一命呜呼了。

父亲死后，我们在舅舅的帮助下，在龙隐镇街上租了两间房子，勉强把家安了下来。然而经过这一折腾，家中积蓄已所剩无几，家里的帮工也走了，往日热热闹闹的家只剩下母亲、妹妹、我，和一个掌厨的远房聋子堂哥相依为命，勉强度日。

不久，我考上了龙隐镇小学的高小一年级。两年后高小毕业，我又考上了巴县西里中学。这是巴县所属的一个区办的中学，因经费不足，校舍破烂不堪，环境很差。但是即使在这么差的学校里，也有好的老师和同学，教国文的朱近之老师，便是最突出的一位。

老实说，我对朱老师最初的印象是不佳的。他圆圆脸，长头发，穿戴随便，不修边幅，说话又细声细气，缺少一般老师的端庄与威严。可当我认真听了朱老师的讲课，和了解了朱老师的为人以后，我刮目相看了。我发现朱老师不但在课堂上讲课能深入浅出，态度严肃，而且在下课以后，还关心同学们的课外活动和生活。朱老师成了一个中心，围绕着他的全都是有上进心的同学。他引导同学阅读文艺作品，他组织同学排演、演出话剧。在他亲自主持、参加之下，师生同台，先后演出过《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和《一片爱国心》，还可能演出过《孔屠户》。在《苏州夜话》里，朱老师扮演老画家刘叔康；在《湖上的悲剧》里，他扮演作家杨梦梅；在《一片爱国心》里，他和另外一位龚老师分别担任剧中的男、女主角。凡是剧中的青年角色，都由同学扮演。不过那

时候是男、女分校，剧中女角，都是男扮女装。《苏州夜话》中的卖花女，就是由比我低一级的同学刘传菲扮演的。可惜当时我还没有胆量来参加这些活动，只是个旁观者，是看这些演出的一个忠实观众。我每次看完戏，内心都极不平静，剧中的人和事，都久久地萦绕在我的脑际，似乎有许多问题要我去想，去回味。看了《苏州夜话》，给我的震动很大，因为剧中人刘叔康的遭遇勾起了我对自己家世的联想。

刘叔康是个潜心于艺术的画家，他在北京郊区营构了一所画室，与老伴和心爱的女儿在此专心作画。正当他耗五年心血精心制作的一幅“万里长城”图即将完成时，军阀混战，大兵闯进了他的画室，用刺刀捅碎了那幅画，并放火将画室烧个精光。刘叔康从火中死里逃生，而妻女已不知去向。此后十年中，他到处寻找，却音踪杳然。一天，他正与学生谈起这段辛酸的往事时，竟意外地听到一位卖花女用他十分熟悉的声音吟咏的一首唐诗：“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虽有恨，落地亦无声。”而这正是他当年教女儿反复吟咏的！他循声而去，卖花女果然是他的爱女！父女相见，悲喜交集。女儿倾听了这十年来颠沛流离的坎坷经历和母亲死时的景况，刘叔康唏嘘不已。女儿越讲越激动，声言她要报仇。她的仇人是谁？卖花女说：“我的仇人么，我说不清楚。可是我恨那些打仗的军阀！”好！说得好！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怎么戏文里写的，就是生活里有的哩！我爱看，看了戏还要找剧本来读。特别是剧中的那首唐诗，我是百读不厌，百念不倦。几十年来，这首诗不断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每当出现一次，往日的情境便浮现在我眼前。

我同样喜欢《湖上的悲剧》。这个戏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又有哀婉、凄楚的爱情。杨梦梅和白薇的悲剧，令人惋惜，